

靖康要錄（五）
西夏事略



靖康要錄

(五)

撰人 不詳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靖康要錄及其他一種

五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靖康要錄卷第十五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宮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虜使數馳使譙責二尹於是遣何處見二帥商量元數今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辭旨懇到粘罕大怒訶詆之賊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勣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趨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徽行學士院草詔書虜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等來稱高伸兩次差人押金銀往兄高傑家收藏遂差人勾幹當人劉均出頭高伸卻與高傑倚勢親來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來倚恃官高護幹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旨高伸高傑輒至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四日虜退換金銀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自是御路輦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侍御史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顛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

皆漢唐已驗之跡。誠可謂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監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墜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寺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羣小媚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培植克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剏造游宴。更新侈靡。市花木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自出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跽僮小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略無羞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狗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平和勤儉。躬行敦樸。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爲訓導後進。以可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贊御尙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穀奏狀至詳。謂穀不可提舉京城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

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妄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特有內援。凶悖尤甚。殿將作監丞江徵。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閭閻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卽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其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傳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爲掣肘。不得伸縮。他人爲所凌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飭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臥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傳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此事旣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又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

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殿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身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瑄右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卽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髮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卽偏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置歷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日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使賚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官金銀正帛當場立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

是日有榜敕陳何奩見二帥欲金銀迫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戶部長貳別行鎔銷。遣司馬樸。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奩亦繼往。又榜以府庫士庶納到未及所須十分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旣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是晚大雪。金人焚城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霽何奩李若水等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微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市內觀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徽號賊遣高尙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奩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奩因歸都堂自草勅曰孫傳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奩自謂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奩請太僕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爲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后偕至置酒良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人兵皆成列以迓同知樞密院孫傳戶部尙書梅執禮守內虜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差帶御器械王球押金人所減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

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爲諸酋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知悉帝再幸賊營中外莫不寒心虜館帝於青城齋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牀而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卽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然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尙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

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實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守京城。終不退歸。然上禱皇天。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於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蕃夷。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爲號。保守土疆。使予中國不失於番夷。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是月二十日。敦武郎符彬。資至大名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閣門宣贊舍人以行。

御批。令王若冲、邵章成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仍日後傳令旨。祇應關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虜滅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先歸。以欲上虜徽號爲言。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處。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直學士院孫覲。禮部侍郎譚世勤。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別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如儀。而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幹離不軍中。上通謁二酋。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爲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常切安靜。都人知緣金帛。又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廛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囚執婦女。發掘房闔者。內侍寺觀倡優旅邸。

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宮內庭駕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臺置籍。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徇。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垂泣。虜撒城上。皮離巴調寺觀輪上元燈。促令曉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盡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金甚怪金帛微少。雖再三懇告。尙以京城繁廣。數目豈止如此。可諭權貴豪富戚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宜從事。須管近日了當。

十三日。尙書省榜。奉御筆。累見大金尙書傳二元帥台令。爲金銀表段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曆。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卻因搜檢告發覺。便行軍令。於是添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呂好問。程振。李熙靖。西南壁陳知質。邵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蕃。葉宗謬。吳懋。賈若思。北壁郝思純。張卿材。胡寅。趙暘。西壁劉觀。黃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廓。丁彬。師驥。吳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宮人。開封府管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管公吏。曾經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小大園子。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入內內侍省內侍楊戩。賈蒙等。下勾當。使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衙管曾經遭遇軍官及兵級。內東門司管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內侍藏金者數人。率萬餘兩。由是內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虜賞告人。給其絹。

五十疋金三錠。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以金銀爲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遍行天下。

是日午。王宗沔同番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爲。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瑄。裁書上二元帥。其略言。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生扣虜壁。彈壓官恐生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肩摩轂擊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交割。虜遣大酋皇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虜主族兄。尤凶悍無禮。日布巨槌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復披其頰數十。以建茗腦。麝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問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冀感動之。虜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踊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觔千五百。歲前羊肉觔四千。豬肉觔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貓犬幾盡。游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骸所在枕藉。西京留守張有極表賀講和。虜遣兵百人衛司馬溫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王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爲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盡納於官。歷數貴戚官吏士庶之罪。詔曰。二帥約赴打毬會。候晴卽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駕。父

老以數十萬計。各炷香羅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煉頂割心者。自城破。諸門皆爲虜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分井巷。自相糾率。雖釵釧銖兩以上。並行助國。以竿揭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官下及高資大賈胥吏之屬。於閭閻井肆。迎僧道繼日夜以禱。諸倉出糶米。凡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賣。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卽雨。虜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爲飾。及駕前禁廷寺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量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他事。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尙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內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榜聖旨。高尙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絕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檢。仰此意不可悞事。是榜出。都人益惶惑。閭巷細民。各持器械。欲以死決。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裏紳衛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收。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水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爲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虜情不在金帛矣。或疑虜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輦景靈宮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位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遂申軍前。上極喜。但莫知虜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段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率作鬧者。斬數十人以徇。中使自駕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尙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鼓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鈺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秉哲須索萬端。必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於土榻之上。凡二十餘日矣。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且於竭力應副。發運司向子誣奏。已得宣諭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玉冊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旨。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傳多方措置存恤。

是日。賊使祈晴于相國寺。尙書省榜右僕射何處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不須羣聚候駕。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接駕。自內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

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絕。帝在虜營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有所須。脅帝傳旨取之。虜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架、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合臺、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秘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雖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陰陽醫卜之書、諸科監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碾、染、刷、織、綉、棋、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鉄、之類、課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尙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祇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內人、雖已嫁者、亦經取以往告報下。如鵝鴨趨湯火、開封府下捉事小火下搜捉、免一人至千緡。或願入小火下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插鮮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歔隕涕。此皆內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爲承宣使、傳宣河北爲虜所得。降之。用事虜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內侍僧道監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尙書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受。

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表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庇。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絕事狀。卻有取過軍前內官藍忻。盤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來。遂至元帥怒怪。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板。校書郎劉才。邵溥。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彥詩。上官悟等五人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籍送納。並留營中。劉幹折彥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二十七日。軍前取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要被上皇任用者。又索象齒三千株。犀角。香藥。傾盡府庫所有。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今來兩國通和。各敦信誓。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着業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會。請車駕還。被留不遣。繼衆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遂以書申留守司乞遞達。有御筆自軍前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會既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須索城中物。或排食獻帝。皆虜饌也。帝未嘗視。分賜羣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胡數人直入臥內巡覷。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幹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爲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餉海外。除直秘閣。領轉運司事。復行解鹽。除秘閣。修撰爲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幹權鄜延帥。出奇兵解震武之圍。後密疏請與戎和。邊事遂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幹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述古。

殿直學士四年。詔入覲。次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撫使充參謀官。頗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大帥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降。朝廷促進兵。幹執前議。朝廷知其意異。至真定。金人以燕歸於我。幹乞宮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幹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知荆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爲真定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寇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內向。既而引兵圍城。幹以强弩射之。虜知不可脅。遂退。虜之來也。諸郡皆土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幹獨縱民樵汲。啓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虜圍太原。朝廷悉關陝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幹爲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幹至遼州。搜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爲虜所襲。諸屯皆潰。而幹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真定已陷。拜爲宣撫使。命移軍洺州。繼召入覲。對便殿。時虜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賊攻東壁。以死抗之。旋報罷。宰相以幹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幹沮國搖民。落職降五官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衆遁。幹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僞和。且索幹出。虜雅知真定之政。時虜樞密院使韓政年高。粘罕欲以幹代之。幹辭曰。僉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遂館於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虜亦未之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尙何望乎。幹僞謝。覲少須之。是

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此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灌。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諸子。因閉戶以衣條自經而死。虜酋大怒。尸之於途。曰。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等藉其尸。瘞之蔬圃。因逃入城中。胡馬旣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卽位。詔曰。劉幹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頭打造鉄器。竊恐引惹生事。軍前來選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宰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金銀。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場。猪肉一斤二貫五百。驢肉二千二百。而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董道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又來取內臣露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

三十日。般擎大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二月一日。金人來取應修內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勣同金人入城觀九鼎。

皇太子令添置糶米場濟民。自駕出郊以後。百物踊貴。饑餓困乏。剽掠死人。割尸以啖。